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九

大象出版社



黃震

黃氏日抄 (四)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九

大
象
出
版
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九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 鄭州 : 大象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347-9752-1

I. ①全… II. ①上… III. ①中國歷史—史料—宋代
IV. ①K244. 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62705 號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九

出版人 王劉純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鄭州市開元路16號(450044)

製 版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匯林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開 本 640mm×960mm 1/16 28.5印張

字 數 315千字

印 數 1—3000册

定 價 71.00元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0&ZD104)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項目首席專家、主編 戴建國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顧

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李裕民

項目首席專家、
主編

戴建國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劉純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

目

錄

黃氏日抄(四)

黃
震
撰

一

◎黃

震撰

黃氏日抄（四）

徐時儀

邢怒海

整理

目錄

卷三十三

讀諸儒書一 濂溪 明道 伊川 橫渠

六

卷三十四

讀諸儒書二 晦翁文集

三六

卷三十五

讀諸儒書三 晦翁文集

七五

卷三十六

讀諸儒書四 晦翁文集

一〇六

卷三十七

讀諸儒書五 晦翁語類

一三七

卷三十八

讀諸儒書六 晦翁語類

一六四

讀諸儒書十二
徂徠 安定

卷四十六

讀史一
史記

三四八

卷四十七

讀史二
漢書

四〇二

卷四十八

讀史三
三國志 南北史

四三三

卷四十九

讀史四
唐書 五代史

四四一

卷三十三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一

周子太極通書

《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以下詳太極之理，此圖之訓釋也。「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言人極之所以立，此所以畫圖之本意也。蓋周子之圖太極，本以推人極之原，而周子之言無極，又以指太極之理。辯析其精微，正將以歸宿於其人，而豈談空之謂哉。象山陸氏嘗以「無極」二字大《易》所未有，而《老》、《莊》嘗有之，遂疑其非周子之真。今觀圖之第二圈，陰陽互根之中有圈而虛者，即《易》有太極之體也。其上之一圈即挈取第二圈中之圓而虛者，表而出之，以明太極之不雜乎陰陽，單言太極之本體也。單出本體於其上，初無形質，故曰「無極而太極」。所謂「無極」者，實即陰陽互根中之太極，未嘗於太極之上別爲一圖，名「無極」也。恐不必以他書偶有「無極」二字而疑之。惟洞見太極之理以自求，無愧於人極之立，此則周子所望於學者耳。

【二】
姑爲此言 「姑」明本、文
淵閣本作「始」。

晦庵講明「無極」此二字，雖老子之所有，而人皆知非老子之學。象山辯駁「無極」，雖斥其爲莊、老，而人反譏其穎悟類禪學，而禪學即源流於老、莊，此固非晚學敢議。其實老子之言「無極」，指茫無際極而言；周子之言「無極」，指理無形體而言。象山高明，豈不曉此？一時氣不相下，姑爲此言【二】，異時祭東萊，自悔鵝湖之會輒復妄發，則象山之本心爲可知。

太極之理至精，而太極之圖難狀，得晦翁剖析分明，今三尺童子皆可曉，遂獲聞性命之源，以爲脫去凡近之基本。即盍反而實修其在我者矣。或乃因其餘說或演或辯，浸成風俗，不事躬行，惟言「太極」。嗚呼！周子亦不得已言之，孔子惟教人躬行耳。

《通書·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即人之所以爲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即所得於天之誠也。《誠幾德》章居第三者，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也。《聖》章居第四者，言由誠而達於幾爲聖人，其妙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於善，此其爲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動》爲第五。動而得其正爲道，故《道》爲第六。得正爲道，不淪於性質之偏者能之，而主之者師也【二】，故《師》爲第七。人必有耻則可教，而以「王」，據文淵閣本改。

【二】

而主之者 「主」原作
「王」，據文淵閣本改。

力行而已，故《志學》又次之。凡此十章，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爲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爲上，與天同功也。治爲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爲《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爲善，蓋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德性命之貴，而毋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終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可爲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爲人心計也至矣。

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於世者，或累千百言而僅一二合於理，或一意而敷繹至千百言。獨周子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蓋《易》、《詩》、《書》、《語》、《孟》之流，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之未發，尤有功於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謂揭中天之日月者哉！

本朝理學闡幽於周子，集成於晦翁。《太極》之圖、《易通》之書，微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襟莊誦之爲快，何啻蟬脫塵涴而鵬運青冥哉！謹按《通書·慎動》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愚竊意慎動，常有謹審之意，動而合乎正，是即爲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謂合乎道，此動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晦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

而無實勝之善故憂。」愚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爲憂，果能憂其無實，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飾僞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書》之所謂「勞」者耳。姑併誌之，以俟知者云。

《通書》稱禮先而樂後，又云：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愚謂此與虞廷命官終以典樂之意合。自魯生有積德百年，然後禮樂可興之說。儒家者流，遂挾禮樂之文物制度爲希世盛事，以傲一世，謂非我莫能致，如王通氏是也。至柳子厚又矯其弊，稱樂不能移風易俗。較之周子之書，彼皆所謂「野人議壁」者哉！

周子後錄

《遺事》十五條，濂溪爲南安獄掾，程太中一見知非常人。二子年方十五六，聞其論道即厭科舉業，此元氣胥會之一機。譬之世道，則風雲際會之象也。天實爲之，豈伊人力也哉？其相與授受之要，在尋顏子樂處與所樂何事。顏子之樂則周子於《通書》固嘗言之，曰：「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大者性命之源，道德之至尊至貴。小則所謂芥視軒冕，塵視金玉者也。夫然，故唶風弄月，自然不勝其樂。如「吾與點也」之意，亦正由浴沂舞雩，脫然自有真樂。不見大國足民、小國爲相，區區必於有行之爲滯累耳。周、程之相與

領會，其大若此，而其剖示於《通書》者又顯著若此。後世有能篤信而自得之，其樂豈有異乎哉！若其極論天地所安之處，以至於六合之外，則周子高明而博學，窮極造化，自然超詣，學者未宜過而問也。顏子所樂之處，實吾心固有；一天地所安之處，於人事無關。

《遺文》拙賦有再使風俗淳之意，《大林寺》詩云：「天風拂巾袂，縹渺覺身輕。」有蕭然出塵之意。《養心亭說》，充廣孟子之說，以極於聖。《釋菜》祝祠，推明聖德之久以同乎天。《愛蓮說》，又所以使人知天下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無加於道德，而芥視軒冕、塵視珠玉者也。

《事實》一編晦翁蓋集潘誌、蒲碣爲之，其間取舍皆有意，而復取黃太史之說終之，以其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也。義理雖備於《太極》、《通書》，而世或莫之能曉。二程雖因之以發明道學，而未嘗表章其書。晦翁於堙墜混淆之餘，極討論決擇之力，故其於事實不過兼取二氏以存證，而辯正尤詳於跋語，然皆爲《周子後錄》設也。已復更端錄二程之語四章，而後提《通書》以終其說，或者晦翁衛道之意於斯乎在矣。大抵二程本學乎周子，而當世猶未皆知周子之道。《通書》本發明太極，而或者反又誤攻太極之非，故錄程語者所以證《通書》，證《通書》者所以證《太極圖》，晦翁拳拳衛道之意儻在於斯乎。若曰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福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竊意該括《通書》，莫此爲要，而所以警悟人心者，至是益簡切著明矣。